

1605

延津文史資料

第六輯

政协延津县学习文史委员会编

延津县文史资料

第 六 辑

(内部资料)

政协延津县学习文史委员会编

一九九九年十二月

编审人员名单

总编审：张振贵 王吾美

编 审：王志华 李贤才 李 献
李志玺

校 对：李志玺 李贤才 李 献

延津县文史资料
(第六辑)

延津县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主办
华北石油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60 千字
印数：1—1000 书号 00196

目 录

“酸枣”名县探因揣谈

——读史札记…………… 张济恩(1)

话“洪洞迁民”…………… 李贤才(4)

解放前夕的延津县城商业 ……… 申雨田(53)

舞台三姊妹

——记李湘云、李宝珠、李秀云的表演艺术
…………… 裴明芝 李贤才(72)

延津一中校史漫谈…………… 刘存才(117)

我的老师刘绍周…………… 申雨田(167)

附录:

一、古代最著名的两个乡规民约 ……… (185)

二、古代的三教九流十家 …………… (200)

“酸枣”名县探因揣谈

——读史札记 张济恩

《延津县志》载，秦始皇五年（前 242 年）“以境内多棘，置酸枣县”后，至宋政和七年（1117 年），延津一直以“酸枣”名县；而“酸枣”作为地名，则《左传·襄公三十年（公元前 543 年）》已有记载。北魏地理学家酈道元在《水经注》中还举为名地典型，“酸枣以棘名邦，故曰‘酸枣’”。棘，“小枣丛生者，从并棘”（《说文解字》），正是我们常说的“酸枣棵”。然我每读至此，心中生疑，古延津大地，北临黄河（明成化十四年（公元 1478 年）黄河最后南迁出县境），西仰太行，这块冲积平原上所长草木之繁茂者，绝非仅仅“酸枣棵”而已，

为何不以水，以山，以其它草木名县呢？

近读《太行广记钞》（明·冯梦龙编）卷六十二《雨·雨异》，见有如下记述：“……耆旧说，周秦时，河南雨酸枣，遂生野酸枣。今酸枣县是也。酸枣之甚小者，为野酸枣。……”文出《酉阳杂俎》（唐段成式著）。意思是：听老年人传说，周秦时代，黄河以南某地下了一场酸枣雨，后来就长了许多的酸枣棵，该地就是今天的酸枣县。从文中的时代、方位看，这决不可能同时有两个酸枣县，肯定就是我们今日的延津县。两千多年前，人们科学水平低，不知道地面之物有时会被强对流气流卷上天空，随气流运行后又降落地面的道理，往往以“天人合一”、“天人感应”的观念，把谷雨、钱雨、酸枣雨之类的异常气象，视为天意；那随雨而降的酸枣，当是天地神祇恩赐苍生之尤物，以此名地，名县，自有一种非凡的意味。

由于事属传说，自然不为严谨持重的史学家、地理学家所详。然事关我县，不可不录；又揣谈数言，以供酸枣名县探因者参考。

1998年5月25日

话“洪洞迁民”

李贤才

数百年来，包括延津在内的冀鲁豫大地，流传着洪洞迁民的故事，不少人说自己的祖籍在山西洪洞县，老家在洪洞县大槐树老鹳窝（为误传，实为“老鹳窝，鹳，音笛，长尾野鸡）。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事？迁民于河北、河南、山东诸省，地域辽阔，不要说大槐树老鹳窝了，就是整个洪洞县怎有那么多民可迁？我县历史资料是否有接纳迁民的记载？境内哪些村庄或姓氏是迁来的？哪些村庄或姓氏是原有的？带着这些问题，近时查阅了《明史》、《明太祖实录》、《明成祖实录》，明、清两代《延津县志》、《胙城县志》、十余部姓氏《家谱》以及与之有关的历史资料。结

论是肯定的：明初，迁山西民于延津、胙城，历史上实有其事；说自己的祖籍在山西洪洞县，老家在洪洞县大槐树老鹳窝，是事出有因，言有所据；目前县内各个村庄或氏族哪些是迁人家，哪些是原有之户，少数能够澄清，多数难以分辨清楚，留待今后进一步查阅资料，进行考证。

洪洞迁民，是明王朝建立后为发展中原生产，解决山西“有丁无田”和“丁多田少”之民生活困难的一项重大举措。元朝，自建立到灭亡数十年间，一贯对外用兵侵略异族，对内镇压起义军，战争连年不断；国库空虚，横征暴敛，民怨沸腾，群众纷纷起来反对；黄河屡次决口，蝗虫接连发生；群雄并起，互相残杀。致使河北、河南、山东诸地，赤地千里，村落萧条，人烟稀少。明洪武元年，朱元璋曾说：“今丧乱之后，中原草莽，人民稀少”。明洪武

十八年，他又说：“中原诸州，元季战争，受祸最惨，积骸成丘，居民鲜少”。同年，明督府左断事高巍在上表中说：“臣观河南、山东、北平数千里沃壤之土，自兵燹以来，尽化为藁葬之墟。土著之民，流离军伍，不存什一”。这种人口稀少、土地荒芜、村为废墟的情况，在明清延津、胙城县志中亦有记载，如“沙堤古柳数枝摇，千顷何曾见一苗”。“匹马延津路书程，连村荒草不堪耕”。“邑之有村落也不独胙，邑之有村落而实无村落也则唯胙，全废者无论矣，仅存者亦如将曙之星。大村数十家，小村数家而已”。“小县甚荒凉，年年苦旱蝗，壁破风生居，梁颓月坠床”。其他记载无需多加引证，仅此就足以说明当时延津、胙城的残破景象是多么严重。明洪武十四年，官方统计，河南每平方公里为 12.85 人，“胙城人口仍在千户以下”。延津“户五百四十五”。而迁民之前在境之户就更

少了。

当时，山西的情况与河南就大不一样。元统治者所发动的战争，横征暴敛，残酷掠夺，河决、蝗虫等灾害以及群雄割据、互相残杀，大都发生在中原大地，很少波及山西，其环境相对稳定。加之明王朝初建，吸收元朝失败的教训，注意调整政策，宽恤民力，抚安流亡。因而，人口增加较快。洪武十四年，山西全省四百三万四百五十四人，平均每平方公里 27.52 人，比当时的河南多出一倍。这就在太原、平阳两府以及泽州、潞州、汾州、辽州等地出现了“地狭人多生计难”的问题。对此，朱元璋曾说：“山西民众而地狭故多贫”。

这样，河南与山西紧密相连的两个省，前者地广人稀、田地荒芜，迫切需要劳力耕种，后者地狭民稠，无地少地的农民生计困难，迫切需要土地，以解决生活问题。加之，明王朝建

立不久，出于励精图治，谋求发展生产，巩固统治的策略，面临这一主客观势态，促使明王朝从最高统治者到各个封疆大吏必须思考、酝酿、决定“迁山西民以实中原”的问题。《太祖实录》对此有多处记述：“河南裕州言本州地广民稀，山西泽、潞等州地狭民稠，乞于彼无田之家，分丁来耕。上命户部如所言行之”。“上以河南彰德、卫辉、归德，山东临清、东昌等处，土宜桑枣，民少而遗地利，山西民众而地狭故多贫。乃命后军部督佥事李恪等往谕，其民愿徙者，验丁给田，其冒名多占者，罪之。复令工部往谕”。户部郎中刘九皋言：“古狭乡之民，听迁之宽乡，欲地无遗利，人无失业也。太祖采其议”。“迁山西泽、潞二州之民无田者往闲广之地，会自便置屯耕种”。由上述情况看来，迁山西民于河南等地是明王朝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，目的是使山西人无失业，河南地无遗利。

《明史·食货志》载：“成祖核太原、平阳、泽、潞、汾、辽、沁丁多田少及无田丁口，分其丁口迁出”。这则记述说明了在山西组织动员迁民的对象是“丁多田少及无田丁口”，即无田少田的农民，其办法是分其丁口迁出。也证明了在山西组织动员迁民的地区系太原、平阳、泽、潞、汾、辽、沁等地。这个地区是相当大的。按当时的行政区划，所谓太原，即太原府，辖州六，县二十二。平阳，即平阳府，辖州六，县二十九。泽，即泽州，辖县四。潞，即潞州，辖县六。辽，即辽州，辖县二。沁，即沁州，辖县二。汾，即汾州，辖县三。由上述情况可知，当时山西迁出之民系全省二府十七州、七十八县之民。当然，由于各州县情况不同，迁出的人数亦有多寡之分。在明清两代的豫北地方志记述其事时，多说迁山西泽、潞州之民，延津、胙城的有关资料也都记载本地迁入之民多系

泽、潞州人。但为什么在广大民间却世代相传，众口一词，都称自己的祖籍在山西洪洞县，明初由洪洞县大槐树“老鸱窝”迁来。甚至出现“只知有洪洞不知有他处，仅知大槐树不知生大槐树之村庄”呢？这其中有两种说法，一是洪洞县人多，每次迁民必含洪洞人在内。贺柏寿在其《重修古大槐树处记》里称：“自此以后，迁徙于四方者，不一而足。盖尔时洪地殷繁，每有迁移，其民必与”。一是洪洞交通便利，处地适中，移民多在此集散。民国十九年河南许昌人曾广钦在为《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志》里的序言中说：“推厥原因，盖必迁徙之时，驱各属之民，聚洪洞县大槐树下，由此点齐，由此分遣，临别纪念，永久不忘，殆无疑义”。民国六年撰《洪洞县志》卷七《輿地志·古迹》内记：“大槐树在城北二里广济寺左。按《文献通政》：明洪武、永乐间，屡徙山西民于滁、和、北平、山

东、河南等处，树下为会萃之所，传闻广济寺设局驻员，发给凭照川资。因历年久，槐树无存，寺亦毁于兵”。单庭兰在《题古槐树迁民古迹》中不仅述称：“大槐树系明洪、永之际迁民点行处”，还云：“适中地居广济寺，南通蒲隰北太汾，迁入襁属集如云，期令守候更何处，遗迹艳传大槐树，殖民伟烈非寻常”。山西洪洞县《大槐树志》记载：“大槐树在广济寺之左侧（当年大槐树与寺刹早已被汾水冲毁，仅留寺之石经幢），明洪武、永乐年间，曾七次在此地集中泽、潞、沁、汾、平阳有丁无田、丁多田少之户，徙居……”。从以上两种说法相比较，后一种较为可靠，或者说是重要因素。

洪洞县地处晋南，西临汾水，南近涧河，且南、北丘陵延绵，风景宜人。洪洞县城北二里有广济寺，寺为唐贞观二年所建，院落宏大，殿宇巍峨，众僧济济，来往香客不绝。唐宋以来，

又建驿站，房舍宽广，廊舍幽雅，常驻驿官，办理四方来往公差事宜。在广济寺旁有一株“树身数围，荫遮数亩”的汉槐，阳关古道从树荫下通过，树上众多老鸱构巢筑窝。年长日久，特别到了冬季树叶凋落之时，老鸱窝在古槐枝叉上星罗棋布，甚为醒目。这样，地处适中，交通便利的洪洞县就成了山西迁民的集散地，房多院广、廊舍幽雅的广济寺和树身数围、荫遮数亩的大槐树下，就成了迁民集后遣前的停留处。被迁之民在这短暂的停留期间，印象最深的就是干粗枝茂的大槐树及其枝叉上星罗棋布的老鸱窝。话说到此，事情就一清二楚了，那就是广济寺内，大槐树下，是明初山西迁民的集散地，官方的迁民机构就设在这里，各州县被迁之民都到此集中，办理迁徙手续，领取户部发给的迁徙文书后编队迁送。故世称此地为迁民的“点行处”、“启行处”。被迁之民在临行

前，站在寺院内、槐树下，与家人亲友话旧告别，恋恋不舍，然后各奔去处。因深感前途茫茫，吉凶未卜，故而出走寺院很远很远了，还屡屡回头遥望，但寺也看不见了，舍也看不见了，进入眼底的只有槐枝鹊巢，触景生情，无限伤感：老鹊尚有窝巢，我们徙居何处？因此，洪洞县大槐树老鹊窝，就成了迁民家乡的标志，并且代代相传，延续数百年之久。所以不少人说：自己祖籍洪洞，老家在大槐树老鹊是事出有因，言之有据。但就山西迁出之民的籍贯而言，洪洞人只是其中一部分，或者说是很少一部分，其中绝大多数是其他州县人。就迁入延津、胙城的山西民来说，多系泽州之高平、阳城、陵川、沁水四县和潞州之长子、屯留、襄垣、潞城、壶关、黎城六县人，而绝非全系洪洞人。

大槐树既书成了“迁民”的标志，那么它